





南史識小錄卷八

錢塘沈名蒸潤秀水朱昆田文監

原輯

後學錢塘張應昌

補正

齊列傳

王敬則母為女巫常謂人曰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

得鳴鼓角人笑曰汝子得為人吹角足矣南齊書母

見有鼓敬則年長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嘗夢

騎五色獅子敬則嘗與旣陽縣吏鬪謂曰我若得

旣陽縣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旣陽縣我

亦得司徒公矣後補旣陽令遇昔日鬪吏甚厚曰我

已得旣陽縣汝何時得司徒公邪敬則善拍張補

刀戟左右宋前廢帝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

南史識小錄卷八齊列傳

尺接無不中仍撫髀拍張甚為僂捷敬則少時於

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

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縣有

一部劫逃入山中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使出首當相

申論郭下廟神甚酷烈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劫

帥旣出敬則於廟中設酒會於坐收縛曰吾啟神若

負誓還神十牛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敬則入

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枿歎曰吳興昔無此枿是我少

時在此所作也召故人飲酒說平生不以屑也敬

則與王儉竝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於崇

禮門侯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



遂與韓非同傳。武帝令羣臣賦詩敬則曰臣幾落

此奴度內。按南史無內字齊書有之上問之敬則曰臣若解書不

過作尙書都令史耳那有今日。明帝卽位拜敬則

大司馬兩大洪注文武皆失色一客旁曰公由來如

此昔拜丹陽尹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悅曰我宿命應

得雨。敬則子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

主衣庫上敕五口一給仲雄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悞

儂。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帝聞之猜愧

明帝以張瓌爲平東將軍密防敬則敬則曰東今有

誰祇是欲平我耳吾終不受金。鬻金鬻謂鳩酒也

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箬荷插隨逐之十餘萬衆

南史識小錄卷八齊列傳

二

東昏在東宮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火謂敬則至

急袞欲走敬則曰檀公二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

惟應急走耳蓋譏檀道濟避魏事也。以上王敬則傳御膳

不宰牲陳顯達獻能蒸一盤上以充飯。益部山陰

諸蠻多不賓服顯達遣使責其租賒。顯達諸子與

王敬則諸兒竝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

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皆集陳舍

陳顯達誡其子休尙曰奢侈者鮮不致塵尾蠅拂。拂蠅

齊書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卽取燒除之。顯達

侍宴酒後啟上借枕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已年

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

公醉矣 顯達據馬圍城魏孝文自領十餘萬騎屯

至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出

均水口 以上陳顯達傳 敬兒與沈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款

敬兒遣使密問攸之起兵否攘兵寄敬兒馬鏡一隻

敬兒乃為備 敬兒封襄陽侯於城西起宅欲移羊

叔子墮泪碑於其處立臺綱紀諫曰此羊太傅遺德

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吾不識 敬兒於鄉里

為謠言使小兒謂之歌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

天子是阿誰非豬即是狗敬兒初名狗兒其弟名豬

兒家在冠軍宅前有地名赤谷 敬兒既得開府又

望班劍語人曰我車邊猶少斑蘭物 按蘭通爛吳志孫權傳黃金車

斑蘭 敬兒妻尚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

得南陽郡元徽中夢一髒熱如火君得本州建元中

夢半體熱尋得開府今復舉體熱矣 敬兒初徵為

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

侍竊窺笑焉 敬兒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

府開黃閣因口自為鼓聲 以上張敬兒傳 崔慧景征壽陽

軍頓白下帝長圍屏除出城送之裁交數言拜辭而

去喜曰頸非復小豎等所折也 江夏王寶立登北

顧樓竝千蠟燭為烽火舉以應崔覺 東陽女子婁

逞變服詐為丈夫粗知闢棊解文義徧游公卿仕至

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始作婦人服

而去歎曰如此伎倆還爲老嫗豈不惜哉慧景傳

晉安王子勛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携蒲

官賭李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曰卿面方如田封侯

相也安人少時有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

手共戲至是尋此人不知所在李安人傳戴僧靜禦魏

軍單刀直入魏軍奔退又追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

衣口銜三頭拍浮而還戴僧靜傳桓康膂力絕人所經

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

於寺中病瘡者寫其形帖著牀壁無不立愈桓康傳

曹武在雍州致見錢七十萬皆厚輪大郭曹武傳周

盤龍拒魏軍大破之上喜送金釵鑷二十枚與其愛

南史識小錄卷八齊列傳

妾杜氏勅曰餉周公阿村軍主成買戎角城辭於

王儉曰今段之行必以死報衛門蓬戶不朱斯白儉

問其故答曰若不殺便爲賊殺弱息不爲世子便爲

孝子孝子則門加堊素世子則門施丹楮盤龍子

奉叔單馬陷魏陣俄而一騎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

食棄七筋馳馬奮稍直奔魏陣自稱周公來父子兩

騎縈攬數萬人魏軍大敗盤龍爲散騎常侍光祿

大夫武帝戲之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

從兜鍪中生耳生齊書奉叔常翼單刀二十口出

入禁圍每語人曰周郎刀不識君奉叔就鬱林求

千戶侯許之明帝以爲不可忽謂蕭詵曰若不能見

與千戶侯不復應減五百戶不爾周郎當就刀頭取辦耳既而封曲江縣男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目切齒明帝說諭乃受

以上周盤龍傳

王廣之爲馬隊主隨

劉緬征殷琰合肥戍又阻兵爲寇勛宣令軍中求征合肥者以大郡賞之廣之曰若得將軍所乘馬判能

制敵勛幢主皇甫肅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勛曰

觀其意必能立功卽推鞍下馬與之及行果拔合肥

廣之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非唯殺壯士亦無以平

賊卿不賞才乃至此邪

王廣之傳

梁武起兵王珍國密

遣郗纂奉明鏡獻誠帝斷金以報之後因侍宴帝問

曰卿明鏡尙存昔金何在珍國對曰黃金謹在臣肘

南史識小錄

卷入齊列傳

五

不敢失墜

國傳

張齊手不知書目不識字在郡清

整吏事甚修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當東道衝要

刺史經過軍府遠涉多窮置齊緣路聚糧種蔬菜行

者皆取給焉

以上張齊傳

高帝故吏竺景秀有過繫郡

帝謂荀伯玉曰卿比看景秀不答云數往候之云若

許其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洗胃荀伯玉夢高帝

乘船在廣陵北渚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

帝曰郤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咒師凡六垂咒之

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復斂元徽二年高帝破

桂陽五年廢蒼梧謂伯玉曰卿夢今日效矣

齊書作

武

帝在東宮左右張景真偏見任遇又多僭侈

拜陵還景真曰服乘畫舫。坐胡牀觀者以爲太子。爲伯玉所糾收景真殺之。伯玉權動朝右每暫休

外軒蓋填門嘗遭母憂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共載

弔之五更便巾車未到伯玉宅二里許王侯朝士已

盈巷至下鼓尙未得前及弔而出二人飢乏氣息廢

然切齒形於聲貌明日入宮言便云臣等所見二宮

門及齋閣方荀任玉宅政可設雀羅。外論云千敕

萬令不如荀公一命。齊書作十敕五令高帝既爲

齊王置酒爲樂羹膾既至崔祖思曰此味故爲南北

所推沈文季曰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魚鼈

膾鯉似非勾吳之詩文季曰千里蓴羹豈關魯衛帝

南史識小錄卷八齊列傳

曰蓴羹。故應還沈。祖思陳政事啟宋武節儉過人

張妃房帷碧綃蚊幃三齊荀席五盞盤桃花米飯伏

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爲撲寢殿則素木卑構膳器

則陶瓢充御瓊簪玉笏碎以爲塵珍裘繡服焚之若

草宜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馳禽荒色長違

清編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崔景真爲昌平太守

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崔文仲嘗獻高祖

纏鬚繩一枚。以上崔祖思傳高帝鎮淮陰蘇侃爲錄事參

軍帝在兵久見疑侃作塞客吟以喻志曰秋風起塞

草衰鴈鴻思邊馬悲平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星嚴

海淨月澈河明清暉映暮素液凝庭金笳夜厲羽轉

晨征幹精潭而悵泗。柰松洲而悼情。蘭涵風而寫豔。菊籠泉而散英。青闕望斷。白日西斜。恬源靚霧。壘首暉霞。情綿綿而方遠。思裊裊而遂多。粵擊秦中之筑。因爲塞上之歌。歌曰驚飈兮澗汨。淮流兮滌淺。胡埃兮雲聚。楚旆兮星懸。愁塘兮思宇。惻隄兮何言。悟樊籠之或累。悵遐心以栖玄。蘇侃傳 虞悛性孝父亡及

終喪日惟食麥餅二枚

悛家富於財而善爲滋味

豫章王疑盛饌享賓謂悛曰肴羞有所遺否悛曰何曾食疏有黃頤臠恨無之 武帝幸芳林園就悛求

味齊書作求

悛獻糲及雜肴數十輿大官鼎味不及

也上就悛求諸飲食方悛秘不出上醉後體不快悛

南史識小錄

卷八齊列傳

七

乃獻醒酒鱠鮮一方而已

以上虞傳

胡諧之南昌人

爲給事中上方欲獎以貴族盛姻以諧之家人語僂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二年

後帝問曰卿家人音語已正未諧之答曰宮人少臣

家人多非惟不能正音遂使宮人頓成僂語 諧之

既居權要多所徵求就梁州刺史范柏年求佳馬柏

年患之謂使曰馬非狗子那可得爲應無極之求使

者歸諧之云柏年云胡諧之是何僂狗諧之怒後諧

殺之 范柏年因諮事見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

泉因問柏年卿州後有此水否答曰梁州唯有文川

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

間。以上胡諧之傳

虞玩之當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

爲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親視之訛黑斜銳菜

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

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帝咨

嗟賜以新屐玩之不受答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

著簪敝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玩之於王儉言

論不相饒儉恨之後孔瑄就王儉求會稽五官儉方

盥投阜茨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以上虞玩

傳之明帝憎婦人妬尙書右丞勞彥遠以善碁見親

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爲卿斷之何如彥遠率爾從旨

遂賜死劉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救與王氏

南史識小錄卷入齊列傳

八

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阜茨掃帚

以辱之。劉休傳王儉答陸澄書易體微遠實貫羣籍

豈可專據小王謂王弼也王儉在尙書省出巾几

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

物陸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舊物

奪去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

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

詳視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澄言陸澄當世稱爲

碩儒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

之曰陸公書厨也。以上陸澄傳

王僧達爲吳郡太守入

昌門曰彼有人焉顧琛一公兩椽英英門戶陸子眞

五世內侍我之流亞

按慧曉吳人晉太尉阮元孫自玩至慧曉祖萬載世為侍中伯

父仲元又為侍中父子真仕宋為太守

張緒稱陸慧曉曰江東裴樂

也何點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

思遠恆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慧曉與張融竝宅

其間有池池上有楊柳二枝何點歎曰此池便是醴

泉此木便是交讓劉瓛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

與慧曉竝宅其間有水此必有異味命駕往酌而飲

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廬陵王子卿為南

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癡如

熊慧曉三子僚任誼竝有美名時人謂之三陸上

陸慧曉傳陸誼於宅內起兩茅屋柱絕往來晝夜讀書

南史識小錄卷八齊列傳九

陸誼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

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

韻有平頭上尾蠡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

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陸厥與

沈約書大旨欲宮商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

後須切響自魏文屬論以清濁為言劉楨奏書明

體勢之致齟齬妥帖之談撮末續顛之說一人之

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沈約答陸厥書

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王

斌初為道人於瓦棺寺聽講成實論無復坐處惟僧

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乃罵曰那

得此道人祿藏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
有叙勲僧正。何爲無隊父道人。以上陸陸襄母嘗

卒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又昏求索無

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

之。其襄爲鄱陽內史。適郿人鮮于踪爲亂。鄰郡案其

黨。與因求貨賂。皆不得其實。唯襄郿枉直無濫。人作

歌曰。鮮于抄後善惡分人。無橫死賴陸君。又有彭

李二家憤爭。互相誣告。襄引納內室。和言解喻之。二

人自悔咎。乃爲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人

又歌曰。陸君政無怨家。剛既罷。共車以上陸陸

雲公善弈。棋常夜侍坐。武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

南史識小錄卷八齊列傳

卿。詔帝將用爲侍中。故以此戲之。時天泉池新製

鱖魚舟。形狹而短。帝暇日常汎此。唯引劉之遴到。漚

朱昇雲公。時年位尙輕。亦預焉。以上陸庚杲之清

貧自業。食唯有韭菹。蒿韭生韭。雜菜任助。嘗戲之曰

誰謂庾郎貧。食鮭膏有二十七種。齊書下有言杲

之爲王儉。長史安陸侯蕭緬。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

難其選。庾景行汎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

儉府爲蓮花池。齊書作芙蓉池故緬書美之。杲之嘗兼侍

中。夾侍柳世隆。在御坐曰。庾杲之爲蟬冕。所映彌有

華采。陛下故當與其卽眞。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

使使問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旣

欲掃蕩京洛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不答以上唐明帝好圍棋置圍棋州邑以建安

王休仁為圍棋州都大中正王詵沈勃庾珪之王抗四人為小中正褚思莊傳楚之為清定訪問王詵傳

王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唯廬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箏白團扇坐箏執扇容氣自得王攜後至

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攜操筆便成文章既與辭亦華美舉坐擊賞攜乃命左右抽憲箏手自擊

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也永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眾莫能解王融上金天頌

攜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以上王何憲

南史識小錄卷八齊列傳
該通羣籍天閣寶秘人間散逸無遺漏焉孔暹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以上何高帝以白羽扇素隱

几賜孔靈產曰君有古人之風贈君古人之服孔珪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中草

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珪笑荅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

珪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以上孔珪傳高帝曰吾布衣時劉懷珍便推

懷投款劉懷珍傳劉靈哲母病躬自祈禱夢見黃衣老公與藥口可取此食之疾可立愈靈哲驚覺於枕間

得之如言而愈藥似竹根於齋前種葉似鳧此南齊書

黃衣老公曰可取南山竹笋食之如言而疾瘳

劉靈哲傳

劉峻好學寄人廡

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翫其鬚髮及覺復讀其精力如此峻博極羣書文藻秀出

峻游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

武帝每引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

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

試呼問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

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峻自序余自比馮敬

通有三同四異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曰余有悻

室亦令家道轉輒軻敬通有子仲文余禍同伯道永無

血胤敬通雖芝殘蕙焚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

南史識小錄卷八齊列傳

十一

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瑰魄一去將同秋草

以上劉峻傳

劉霽廬墓哀慟過禮雙白鶴循翔廬側

劉霽傳

沈

約問劉杳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事何出

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杳在任昉坐有人

餉楮酒而作楸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曰葛洪字苑

作木旁肴

按集韻音診木名汁可爲酒

昉又曰酒有干曰醉當

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

其例昉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云出魏代人楊

元鳳所撰置郡記此書仍載其賦三重五品商溪探

里昉檢揚記不差

以上劉杳傳

劉歊不娶不仕與族弟

訢並隱居求志遊游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而已

歛性好山水登危履險必盡幽遐人歎其有濟勝之具 歛好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媿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媿乎

歛著革終論以爲形之與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館速朽得理 又論曰世多信李彭之言

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爲師 歛寢疾恐貽母憂乃自

言笑勉進湯藥謂兄霽杳曰兩兄祿仕足伸供養願深割無益之悲 王敬胤遺命不得設復魄旌旒一

蘆蓆藉下一枚覆上 以上劉歛傳 張稷辟劉訐爲主簿

訐乃挂檄於樹而逃 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

恆居一鹿牀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

南史識小錄 卷八齊列傳

十三

也訐一造卽願以神交 孝標常稱訐超越俗如

天平朱霞歛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

寒年之織纈 訐常著穀皮巾納衣每游山澤輒留

連忘反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或有遇之皆謂神人 隆冬之月或無氈絮訐處之

宴然人不覺其飢寒也 以上劉訐傳 劉善明於元嘉末

遇青州飢荒人相食善明開倉以濟鄉里百姓呼其

家田爲續命田 善明爲齊高帝策沈攸之曰此已

籠之鳥耳 善明所居茅齋斧木而已牀榻几案不

加剗削 善明嘗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清及累爲州

郡頗贖貨財崔祖思怪而問之答云管子云鮑子知

我巴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皆以贖
母母至清節始峻先是魏克吉州善明母在焉彼移
置代郡故也

以上劉善明傳

劉瓛舉秀才王元會與瓛父

惠書曰此歲賢子充秀州閩可謂得人
瓛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問爲風所倒無以背之怡然自樂習

業不廢
齊高帝踐阼召瓛入華林園問以爲政之

道答曰政在孝經帝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與張融王思遠書夙嬰貧困加以疏懶衣裳容髮有

足駭者
古王侯大人延四方之士有追申白而入

楚羨鄒枚而游梁者
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

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

南史識小錄

卷八齊列傳

十四

今世曾子阿稱瓛小名也
瓛妻王氏穿壁挂履土

落瓛母孔氏牀上孔氏不悅瓛卽出其妻

以上劉瓛傳

劉璉爲武陵王曄參軍曄與僚佐飲自割鷲炙璉曰

應刃落俎是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

席
璉與會稽孔湯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過

目送曰美而豔璉曰斯豈士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

也於是解裳自隔
兄瓛夜隔壁呼璉璉不答方下

牀著衣立然後應瓛怪其久璉日向東帶未竟

以上劉璉傳

沈約策劉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

忘不受策雖然聊識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

其二陸倕聞之曰劉郎可謂差人
波斯獻生獅子

帝問有何顏色顯曰黃師子超不及白師子超時
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石可未辦徧問莫知顯曰
貞字文爲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以上劉顯傳高帝

謂明僧紹弟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
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徑路絕風雲通仍賜竹根
如意筍籜冠明僧紹傳江祐薦明山賓才堪理劇齊明

帝不重學謂祐曰聞山賓談書不輟何堪官邪山
賓家困乏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
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

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樸激薄
停澆矣以上明山賓傳袁承贈庾易以鹿角書格蚌盤蚌
南史識小錄卷八齊列傳

硯白象牙筆并贈詩易以連理凡竹翹書格報之庾易傳
庾肩吾在晉安王府與劉孝威江伯搖孔敬通
申子悅徐防徐摛王固孔鑠鮑至等十人抄撰衆籍

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簡文與湘東論文書比見
京師文體競學浮疎爭事闡緩吟咏情性反擬內
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模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

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謝客吐言天拔謂康樂胸
馳意斷之侶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
更合郢中之聽有異巧心終媿妍手是以握瑜懷

玉之士瞻郢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
息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

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

弟而誰朱白既定雖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慚濫等

自恥以上庾肩吾傳劉虬常服鹿皮裕斷穀餌朮及胡麻

虬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

聲其日卒以上劉虬傳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遇劉

之遴在座昉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

甄擢張稷初除僕射託昉為讓表昉令之遴代作

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之遴除南郡

太守武帝謂曰卿母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

榮養之理初之遴在荆府嘗寄居南郡夢前太守

南史識小錄卷八齊列傳

袁象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卽在此中之遴後牛

奔墮車折右臂偏直不得屈申書則以手就筆數日

豈黥而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竝坐可橫政恐陋

巷無枕後果為此郡之遴子三達能清言及屬文

年十八卒之遴深懷悼恨乃題墓曰梁妙士以旌之

以上劉之遴傳劉之亨與兄之遴俱為南郡太守時人稱

為大南郡小南郡劉之亨傳

本史補王敬則守吳興時得一偷鞭之令長掃街路

久之乃令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為所識皆遁走敬

則初為散輩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員外郎虞長曜

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曜曰虜

中以爲甘棠。以上王敬則傳陳顯達討桂陽賊矢中左目

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姬善禁先以釘釘柱禹步作氣

釘卽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後拜都督益州刺史

益部大度村獠前刺史不能制顯達責其租賦獠帥

曰兩眼刺史尙不敢調我天延興元年爲司空進爵

爲公明帝卽位進太尉封鄱陽郡公後以太尉判鄱

陽郡公爲三公事而職典連率人以爲格外三公

顯達軍敗走至西州後烏榜村驗官趙潭刺落馬斬

之籬側血湧滿籬是冬大雪梟首朱雀而雪不集。以上

陳顯達傳張敬兒乘舢艦過江中流遇風船覆左右丁

壯各泅水走餘二小史沒輪下求救敬兒兩掖挾之

南史議小錄卷八齊列傳

隱船仰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齊書作隨船覆仰常得在

上水沈攸之敗走其子元琰在江陵聞城外鶴唳謂

是叫聲懼欲走敬兒性好卜術信夢尤甚見將帥

惟敘夢云未貴時夢居村中社樹欵高數十丈及在

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自云貴不可言敬兒被

收脫冠貂投地曰此物誤我敬兒爲妾祈子祝神

口自稱三公始其母夢犬子有角獸之已而有娠

生敬兒初名狗兒宋明帝以名鄙改爲敬兒弟猪兒

亦改爲恭兒。以上張敬兒傳崔恭祖討王敬則與左興盛

袁文曠爭功曰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敬則故文曠

得斬其首以死易勳而見枉奪。崔慧景傳舉手扞頭人

思自免論

李安人少有大志曰大丈夫處世富貴

不可希取三將五校何難之有齊高帝謂安人曰

嘗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安人爲吳興太守於

家載米往郡吳興項羽廟太守至必祀以軛下牛

安人奉佛法不與俄牛死葬之廟側人呼李公牛家

安人尋卒世謂神崇以上李安人傳戴僧靜繫獄高帝餉

以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及醉以

刀刻械手自折鎖發屋而出僧靜爲北徐州刺史

買牛給貧人令耕種甚得荒情以上戴僧靜傳高帝誅黃

回召人東府使康數回罪然後殺之時人語曰欲併

張問桓康桓康傳孝武見焦度形狀謂顏師伯曰口

使人也度形容壯醜皮膚若漆沈攸之事起度守

郢州攸之至度於城樓上自發露形體穢辱之攸之

攻城蒙楯將登度令投以礮器賊衆不能冒後呼此

樓爲焦度樓度欲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人授

之辭百餘言度習誦數日皆得上口見高帝時卒忘

所教乃大言曰度啟公度啟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

憂無食卽賜米百斛以上焦度傳曹武武南齊書作

名虎頭武帝以虎頭名鄙改之梁武在戎多乏就

武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帝卽位武已歿帝忘

之忽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見武來負

得過曰卿爲天下主乃忘我顧託之言我兒飢寒前

南史識小錄

卷八齊列傳

所換可還其市宅帝覺卽送錢還之以上曹武傳呂安

國由右衛將軍遷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欣有文授

謂其子曰汝後勿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爲朱

衣官也呂安國傳張永侵魏周山圖領二千人迎至武

原合戰魏軍稱其勇呼爲武原將義興縣長風廟

神姓鄧先經爲縣令死遂發靈山圖啟乞加神位輔

國將軍上答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爲以上周山圖傳

成買與魏拒戰晨起手中忽有數升血其日遂戰

死首見斬猶尸據鞍奔還軍然後僵周盤龍傳齊武帝

知賞王珍國謂其父廣之曰珍國應堪大用卿可謂

老蚌也魏攻鍾離遣珍國爲援帝問討賊方略對

曰臣常患魏衆少不苦其多以上王珍國傳東昏徵張稷

都督宮城軍事張齊夜引珍國就稷齊手自執燭定

謀以上齊傳齊高帝爲宋明帝所疑深懷憂慮見平

澤存羣鶴詠之曰八風儼遙翮九野弄清音一摧雲

間志爲君苑中禽高帝在淮陰荀伯玉假還廣陵

夢上廣陵城樓聞二青衣小兒云草中肅九五相追

逐視城下人頭皆有草伯玉微時有善相墓者謂

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但不得久耳又出失行女

子伯玉卒敗亡姊當嫁明日應行今夕逃隨人去以上荀伯玉傳

荀伯玉傳崔祖思年十八爲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

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

蘇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清蕩此坐則是堯廟重去凶陳政事故宏脩文序廣開武

校以上崔祖思傳蘇侃事高帝久備悉起居與邱巨源撰

蕭太尉記載帝征伐之功齊臺建又撰聖皇瑞命記

蘇侃蘇侃鬱林廢虞悼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虞悼傳

胡諧之風采環潤善自居處胡諧之傳高帝霸府初

開賓客輻湊虞玩之任遐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

富陽人唐寓之父祖圖墓為業自云其家墓有王氣

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遂反玩之東歸王儉不出

送朝廷無祖餞者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

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以上虞玩之傳劉休

南史識小錄卷八齊列傳多藝能爰至鼎味莫不閑解劉休明帝脾上有赤

誌常秘不傳江祜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

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

之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

大悅祜以外戚親要見任遠致餉遺或取諸王名

書好物劉暄為江夏王寶玄郢州行事有人獻馬

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如索煮肫帳下諮暄暄

曰曰已煮鶩不須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涓陽之情

以上江祜傳虞儆筭餌之恩論廬陵王子卿為南豫

州刺史武帝曰不得天下第一人為行事無以壓一

州乃使慧曠為長史行事帝問卿何以輔持廬陵答

曰靜以修身儉以養性苛則人不懷儉則人不煩
慧曉歷輔五政僚佐造詣必起送之或曰長史貴重
不宜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
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上

欲用爲侍中以形短小乃止以十陸陸倕嘗借人
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幼爲

外祖張岱所異岱嘗謂諸子曰此兒汝家陽元也
倕爲安成王主簿與樂安任昉友爲感知已賦以贈

昉任昉爲中丞簪裾輻湊預其讖者殷芸到旣劉
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倕而已號曰龍門之遊雖貴

南史識小錄卷八齊列傳
公子孫不得預也梁武愛倕才敕撰新漏刻銘石

關銘以上陸郡陽郡人鮮于琮入山採藥拾得五
色幡旆又於地中得石璽遂爲亂陸襄陸瓊八歲

於客前覆棊局從祖襄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
不爲少子從典入歲讀沈約回文硯銘援筆擬之

便有佳致十一作柳賦辭甚美以上陸陸攷兼
通直散騎常侍聘齊爲使主風氣詔亮氣陳書占對

閑敏陸攷陸瑜爲晉安王參軍東宮學士與兄攷
竝以才學侍左右人比之二應陸瑜陸杲風韻舉

止類舅張融時稱曰無對曰不惟舅與甥杲嘗以
公事彈從舅張稷訴帝曰陸杲是臣親通梁書作

小事彈臣不貸

以上隋

庾喬為荊州別駕州人范

典話以寒賤仕為州主簿元日府州朝賀喬不肯就

列曰庾喬忝為端右不能與小人范典話為雁行

庾負狀貌豐美頤頰開張卒至餓死時有褚蘿面甚

尖危從理入口官都督保衣食而終

以上庾

王儉

為宰相孔邊常謀議帳帳儉啟上曰臣有孔邊猶陛

下之有臣時人呼孔邊何憲為王儉三公

何憲

孔

靈產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

拜江左承用晉時張杜律武帝詔詳正舊注取張

斐杜預注集為一書又立律學助教依五經例

以上

傳

劉懷珍曰蕭君屬量堂堂寤應負人謂高帝也

南史識小錄

卷八齊列傳

三

劉懷

峻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

崔慰祖謂之書淫

峻自序云龔中濟濟皆升堂亦

有愚者解衣裳言少年魯鈍也

峻撰類苑成武帝

命諸學士撰華林編略以高之

峻竟不見用乃著

辨命論

以上劉

齊高帝以劉懷慰為輔國將軍齊

郡太守手敕曰有文事必有武備賜卿玉環刀一口

懷慰在邵人或餉新米一斛出所食麥飯示之曰

食有餘幸不煩此

卒後明帝謂徐孝嗣曰劉懷慰

以上劉

劉霽母疾霽誦

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

懷慰傳

劉霽母疾霽誦

觀世音經數萬遍夜夢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

篤志當相為中延

劉霽

劉杳嘗與沈約語及宇廟

犧尊約云鄭元謂畫鳳皇尾婆娑然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青州發齊景公冢得二樽形亦爲牛象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杳著林庭賦王僧孺見

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杳爲步兵校尉昭明太子謂曰酒非卿所好而爲酒府之職政爲卿不愧古人

耳太子有瓠食器因以賜焉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以上劉杳傳劉歆奉母寢食不離母意

有所須口未及言歆已先知母病夢歆進藥翌日有問效族弟許卒歆著悲友賦以序哀情釋寶

南史識小錄卷八齊列傳

誌遇歆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仙如此

三說歆未死之春有人於庭中栽柿歆曰吾不及見此實至秋而亡以上劉歆傳劉訐與歆阮孝緒三人

竝履高操曰夕招攜都下謂之三隱何炯嘗遇劉訐曰此人風神穎俊苟奉侍衛叔寶之流也訐每

於可競之地以不競勝之以上劉訐傳褚彥回謂劉善明曰高尚之事乃卿素意今朝廷方相委待詎得便

學公喬邪高帝聞善明清貧賜其子滌葛塘屯穀五百斛以上劉善明傳丹陽尹袁粲指聽事前古樹謂劉

瓚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瓚晉丹陽尹恢六世孫也上欲用爲

中吉郎使吏部尚書喻旨戢謂歟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璫辭 璫姿狀纖小儒業冠當時都下士子貴

游莫不下席受業推為大儒比古之曹鄭 嘗詣於

人一門生持胡床隨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答 璫

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不敢指斥呼為青

溪焉武帝後為立館以楊烈橋故第給之生徒皆賀

璫曰室美為人災 此句從齊書南史作室美豈為華

宇豈吾宅邪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

遇病 以上劉璫傳 江重欣雖處閤室如對嚴賓 劉璫傳

劉顯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人莫能識顯云

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防檢周書果如其說 沈約

南史識小錄 卷八 齊列傳 顯傳 明

愛顯上朝詩命工書人題於郊居宅壁 以上劉顯傳 明

僧紹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

弁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不入州城 明僧暲使

魏魏問曰卿銜此命當緣上國無相踰者邪答曰聰

明特達舉袂成帷 以上明僧紹傳 袁承贈庾易詩白日清

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 庾易傳 庾黔婁父

易疾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取嘗

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

成都平珍寶山積鄧元起悉分與僚佐黔婁一無所

取元起厲聲曰長史何獨為高黔婁示不違眾請書

數言 以上庾黔婁傳 庾於陵拜太子洗馬東宮官屬通為

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代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於陵與周捨竝充此武帝曰官以人清豈限甲族

時論以為美庚於陵傳劉虬答竟陵王書虬四節臥疾

病三時營灌植楊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劉虬傳

劉之遴少時有沙門僧詣其父虬必呼之遴小字

曰僧伽福德兒之遴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器數十

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又獻四種

於東宮一鏤銅鴟夷榼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

二年造二金銀錯鏤古罇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

適楚之歲造三外國深灌一口有銘云元封二年龜

茲國獻四古製深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之遴

南史識小錄卷八齊列傳避侯景剃髮披法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遴嘲之

曰傳聞伏不鬪化為支道林及之遴遇亂遂披染服

時人笑之子三達年十二籙賀革講禮還覆述不

遺一。句。以上劉之遴傳劉之亨遷步兵校尉湘東王繹諮

議參軍救賜金策并賜詩焉之亨由州舉秀才起

官至大通六年出師南鄭之亨以司農卿為行臺承

制遂出本州總督眾軍杖節而西樓船戈甲甚盛緣

岍觀者曰是前舉秀才者鄉部偉之為安西湘東

王繹長史南郡太守上謂尚書令何敬容曰荊州長

史南郡太守皆是僕射出入今者之亨便是九轉上

劉之亨傳

齊書補

太祖與褚淵袁粲書曰履冒鋒炭報効悖理而哀嘉之典偏見甄沐褚淵傳太祖曰維嶽降神生

甫及申天為我生儉也儉轉左僕射領選儉表曰

九流任要風猷所先王石朱素由斯而定以上王儉傳討沈

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論

儉之尚書符曰視吏若讎遇民如草峻太半之賦暴

參夷之形上救世隆曰比有北信賊猶在彭城然

豺狼不可以理推為備不可懈世隆善卜別龜甲

價至一萬著龜經秘要以上柳世隆傳出牧內佐體之以

風素居之以雅德論沈攸之遣太祖書命帛而衣

等糧而食值景和昏暴心爛形焦華夷扣心行

南史識小錄卷八齊列傳三

路泣血弑害乃至不殯使流蟲在戶太祖報攸

之書斂袂定交款著分好契澗杯酒殷勤攜袖

破臆論心勳容見疾嘔笑入辰荊州物產良皮

美屬以上張敬兒傳竟陵王子良破民庶彫流蠶農罕獲

敬則接士庶皆吳語以上王敬則傳陳顯達舉兵與朝

貴書劄哲自天超人作聖四關罷險三河靜塵

後主任非華倚寵必寒厥傾宗之罰歡歌圍藪

絕影朝門紫臺之路絕縮紳之儔縷組之閭罷金

張之肩飛旋咽於九派列艦迷於三川此蓋捧海

澆螢烈火消凍耳以上陸顯達傳崔祖思陳政事啟禮誥

者人倫之襟冕帝王之樞柄殊經奇藝待以不次

漢來治律家張于二氏 譽文宣之世陳郭兩族

流稱武明之朝決獄無冤慶昌枝裔槐衮相襲蟬紫

傳輝 若劉累傳守其業庖人不乏龍肝之饌斷可

知矣 道教治世之梁肉刑憲亂世之藥石故以教

化比雨露名法方風霜以上崔祖思傳 劉善明陳事陛下

容周萬品道洽無垠 高嘯閑軒鯨鯢自翦垂拱雲

帑九服載晏 苞池江海籠苑嵩岱 早蒙殊養志

輸肝血 遺崔祖思書昔時之遊於今邈矣或攜手

春林或負杖秋澗 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

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人生

如寄來會何時 藿羹布被猶篤鄙好惡色憎聲暮

南史識小錄卷八齊列傳 蓋唯

齡尤甚 足下鳴笳舊鄉衣繡故國以上劉善明傳

幙之臣也 論 世祖討沈攸之據益城衆慮城小難

固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援大衆致力川岳可

為周山圖傳 孝武見焦度身形黑壯謂顏師伯曰真健

物也南史作健人 傳 焦度 曹虎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

數百人 好貨而吝嗇雍州得錢五十萬使女食醬

菜無重肴南史作僕妾蔬食膳無膏腴 以上曹 沈冲奏謚罪

曰咎盈憲簡戾彰朝聽 連席同乘皆設黷舊侶密

筵 閑讎必貨賄常客 毀折宗王每窮舌杪 仰指

天俯畫地 希幸災故以申積憤以上江謚傳 東宮左右

張景真領東宮主衣食官穀帛賞賜皆御所服用景

真於南澗寺捨身齋有元徽紫皮袴褶餘物稱是於
樂遊設會伎人皆著御衣 又度絲錦與崑崙船營

貨輒使傳令防送過南州津 荀伯玉傳 阮瞻性方峙未

嘗隨從 阮籍傳 檀珪與王僧虔書糜 嘔奉國粉骨衛

士 本希小祿無意階榮尚書能以郎見轉不若使

日得五升祿僧虔乃用為安城郡丞 民間競造新

聲雜曲僧虔上表曰家競新哇人尚謠俗喧醜之制

日盛於塵里風末之響獨盡於衣冠 誠子書汝開

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

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塵尾自呼談上此

最險事 以上王僧虔傳 張緒叔父鏡謂人曰此兒今之樂

南史識小錄 卷八 齊列傳 天

廣也 張緒傳 庾杲之臨終表玷塵明世 伏枕鯁戀

以上庾杲之傳 季世以後務盡民力量財品賦以白奉養

積虛累謬欺蔽相容 論 劉祥連珠文懸譏在歲

式羨藜藿之飽重炎灼體不念狐白之溫 破山之

雷不發龔夫之耳朗夜之輝不開朦叟之日 祥對

獄辭曰沈悴草萊便蒙抽擢 廣筵華宴必參末例

朝半聞訊時奉天睨 以上劉祥傳 虞悰遷散騎常侍太

子右率朝廷咸驚其美拜 悰還東上表曰荷竊稱

私終慙報答 以上盧文惠太子鎮襄陽諧之毗贊

甚有心力 胡諧傳 郎官舊坐杖有名無實陸澄在官

積前後罰一日并受千杖 陸澄傳 儒宗義肆 又海

賦分渾始地判氣初天浮天振遠灌日飛高

擗則八紘摧隕鼓怒則九紐折裂西衝虞淵之曲

東振湯谷之阿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而星河如

覆茗茗帶蒂窅窅翳翳天抗暉於東曲日倒麗

於西阿深巖拍嶺觸山礮石浪散波合岳起山

隕何憐鱗鮓鯨鯢鯨鯢日吐霞吞河激月綺

貝繡螺伏鱗漬綵昇魴洗文陰鳥陽禽春毛秋

羽遠翅風遊高翮雲舉雉翥成霞鴻飛起雪涼

空澄遠層漢無陰照天容於鯨渚鏡河色於魴潯

筵秋月於源潮帳春霞於秀瀨幽崖陔於夾陔倉切

駿波虎浪之氣振駿氣以擺雷飛雄光以倒

南史識小錄卷八齊別傳元

電積珍全遠架竇論深瓊池玉壑珠岫瓏岑合日

開夜舒月解陰珊瑚開纈瑠璃竦華丹文鏡色雜照

冰霞以上張融傳周顒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

發口成句勸何詹榮食書微卵脆薄易矜弱慶願

步宜愍閉豢重圈量肉揣毛以上周顒傳張融標心

託旨全等塵外吐納風雲不論人物論何昌寓啟

太祖曰故建平王景素徽和之譽早布國言勝素之

情夙協民聽閨無執戟之衛門闕衣介之夫俱

沐恩光獨酸霜露憑腸紆憤又與褚淵書竹帛

傳芳烈鐘石紀清英是以昔賢甘心於死所也德

居宗望散情風雲碎首抽脅以上何昌寓傳金城布

險峻壘綿垣。飛芻輓粒。歲有餘糧則紅食可待。

凌風浮水轉漕艱長。論王融母謝惠宣女。愷敏

婦人也。求自試。啟春庚秋。蜂集候相。悲露木。風榮

臨年共悅。虜使求書。融上疏曰。虜人而獸心。狼猛

蜂毒。慙犬馬之馴。心同鷹虎之反目。款塞卑辭。

承衣請朔。匈奴以羶騎爲帷牀。馳射爲猴。糧冠方

帽。則犯沙陵雪服。左衽則風。驥鳥逝若衣以朱裳。戴

之元冕。節其揖讓。教以翔趨。必同艱。桎梏等懼。冰淵

婆娑。踈躡困而不能前。已世祖欲北伐。融上疏。前

拂塵蒙霑飾光價。拔足草廬。厠身朝序。恩策鈇。駑

樂陳涓。塔待詔朱闕。俯對青蒲。九服清怡。三靈

和晏。木有附枝。輪無異轍。東鞞獻舞。南辨傳歌。北

地殘岷。東都遺老。莫不如泣。吞悲傾耳。戴目翹心。仁

政延首。王風弗勞。弦鏃天移。雲動。勒封岱宗。

璿弁星離。玉帛雲聚。集三燭於蘭席。聆萬歲之禱聲。

朝廷討王。負融上疏。拔無聞之伍。超非分之位。

敢布丹愚。融傾意賓客。勞問周款。文武翕習。輻輳

之融。獄辭致貽。囂。諺以上王融傳尚書刪定律注表

下車之痛。每側上仁。滿堂之悲。有矜聖思。雜圭上

表。陛下躡履登皇。乘圖踐帝。列邑之宰。或軍勲餘

力。或勞吏暮齒。猶情濁氣。昏心狼態。吞剝岷物。虐理

曲文。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擊光漢臺。

元常文惠績映魏閣。稚圭上表成狄獸性本非人。

倫鳴鳴狼踞。不只在喜怒。蟻聚蠶攢窮誅不盡。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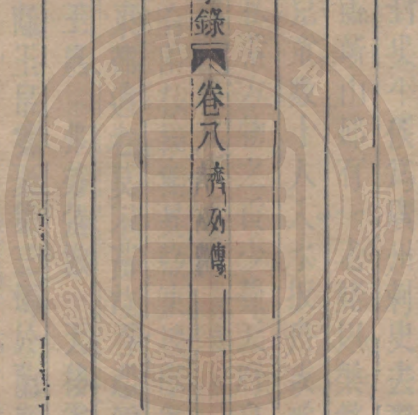
騎星羅。使精站而計亂神。茹而慮屈。以上孔稚圭傳

偃上書纖介之屈絲髮之冤。以上崔慧景傳張欣泰移虜

文驅士填隍。張欣泰傳

南史識小錄 卷八 齊房傳

三



南史識小錄卷八終

南史識小錄卷九

錢唐沈名藻潤芳
秀水朱昆田文益

原輯

後學錢唐張應昌補正

梁宗室諸王列傳

蕭道賜以禮讓稱居鄉有爭訟者專賴平之又周其疾急鄉里號曰墟王。吳平侯景監揚州符教嚴整

有田舍姥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

州符如火

梁書作蕭監
州符爛汝手

汝手何敢留之

以上吳平
侯景傳

蕭勵襲封吳平侯為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

至新塗縣所山邨有一老姥以槃漿鱸魚自送舟側

奉上之兒童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前後刺

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

南史識小錄

卷九

梁宗室諸王列傳

一

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

州以上蕭
勵傳

時有女子年二十許散髮黃衣在武窟

山中居石室內無所修行唯不甚食或出人間時飲

少酒食鷺卵一兩枚人呼為聖姑蕭昂以為妖鞭之

俄失所在

蕭昂
傳

蕭昱異服危冠交遊冗雜善屠牛

於宅內酤酒

蕭昱
傳

蕭猷為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

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

色猷後為益州刺史遇齊苟兒反衆十萬攻州城

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

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俄有數百騎如風

一騎過飲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

此時廟中所請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士偶皆泥濕如汗者是尸猷大破苛兒

以上蕭猷傳

蕭韶昔爲幼童

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遇客亦爲信傳酒後爲郢州信西上江陵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

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酒酣徑上韶牀踐蹋肴

饌

蕭韶傳

蕭明爲豫州刺史百姓詣闕言其德政樹

碑於州及碑匠採石出肥陵明乃廣營廚帳多召人

物躬自率領率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

也

蕭明傳

臨川王宏侵魏聞魏援近欲旋師呂僧珍

贊之昌義之怒鬚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魏人知

其不武貽以巾幗歌曰不畏蕭孃與呂姥但畏合肥

南史識小錄

卷九

梁元帝諸王列傳

一

有韋虎謂韋敷也宏後庭數千百人皆極天下之

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伴於齊東昏潘妃寶屨直千萬

好食鱖魚頭常日進三百江本吳氏女世有國

色親從子女徧游王侯後宮宏性愛錢庫室百間

在內堂後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

如此三十餘間計見錢三億餘萬帝曰阿六汝生活

大可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爲錢愚論帝知以激

宏宣旨與綜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

以臨川王宏傳

西豐侯正德常公行剽掠東府有正德及樂山侯正

則潮溝有董當門子暹世謂之董世子南岸有夏侯

夔世子洪此四凶者爲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黃昏多

殺人於道謂之打稽按隋書刑法志云梁武時王侯

威息匿王家薄暮塵起則到掠行路謂之打稽車服牛馬號西豐駱馬洛山

鳥牛董遲金帖織成戰襖直七百萬帝詔正德曰

汝於吳郡殺戮無辜劫盜財物雅然無畏以上蕭

南浦侯蕭推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干

里吳人號旱母蕭推南安王偉於芳林苑賜第立

游客省寒暑得宜冬有籠爐夏設飲扇南平王小元

帝居藩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

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歡興乃仰眠牀上

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

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蕭

南史識小錄卷九梁宗至諸王列傳三

傳 宜豐侯蕭修為漢中刺史遇蝗功曹吏王廉勸

修捕之修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訖有

飛鳥千羣蔽日而至食蟲遂盡蕭修鍾離人顧思

遠挺叉行部伍中蕭映見其甚老使人問對曰年一

百一十二歲凡七妻有子十二死亡畧盡今惟小者

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缺養贍是以行役映賜之食

食兼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穰城有人年二百四
歲不復能食穀惟飲曾孫婦乳 荆州上津鄉人張
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臂力過人至年九十七方生
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湘東王愛奇重異遂留
其枕以上蕭安陸侯暉常乘折角牛穀木履被服

必於儒者蕭華傳昭明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

溺沒而得出遂寢疾先是人問謠曰鹿子開城門

城門鹿子開當開復未開使我心徘徊城中諸少年

逐歡歸去來鹿子開反語為來子哭云昭明薨帝哭

也昭明長子歡為南徐州以嫡孫應嗣位帝意在晉

安王猶豫久之方決封歡豫章王故言徘徊也逐歡

歸去來歡復還徐方之象也以上昭明太子統傳河東王譽

將敗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

噉其膾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出河東王譽傳豫章王

綜母吳淑媛在齊宮為東昏所寵及得幸武帝七月

而生綜宮中多疑之綜年十四五恆夢一年少肥壯

自挈其首對綜以告淑媛淑媛問其形色頗類東昏

因曰汝七月日生兒安得比諸皇子相抱哭每日夜

恆泣泣又綜輒忿恚形於顏色在徐州所有練樹並

令斬殺以帝小名練故綜怒徐勉餉勉白團扇圖

伐檀之詩言其賄也綜聞俗說以生者血漉死者

骨滲即為父子乃私發齊東昏墓出其骨漉血試之

有徵生次男月餘潛殺之取其骨又試之其酷忍如

此綜奔魏衆軍退走益陽人任煥常有騅馬乘之

走煥腳為抄所傷人馬俱敝煥於橋下歇抄復至煥

腳痛不復得上馬於是向馬泣曰騅子我於此死矣

馬因跪其前腳煥乃得上馬遂免難以上豫章王統傳元

南史識小錄卷九梁宗室諸王別傳四

帝之爲荆州有宮人李桃兒以才慧得進及還以李氏行時行宮戶禁重續代荆州具狀以聞元帝泣對使訴於簡文簡文和之不得元帝猶懼送李氏還荆州世所謂西歸內人者續子應不慧至內庫閱珍物見金錠問左右曰此可食否答曰不可應曰旣不可食並以乞汝以上盧陵王續傳綸爲南徐州遊遊市里雜於厮隸嘗問賣鮑者曰刺史何如對曰甚躁虐綸怒令吞鮑死帝嚴責綸遣代綸乃取一短瘦老公類帝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座朝以爲君自陳無罪使就坐剝禡捶之於庭綸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綸被魏殺葬之日黃雪雰糝惟冢所獨不

南史談小錄

卷九

梁宗室諸王列傳

五

下雪以上邵陵王綸傳

武陵王紀以兵終子圓照圓正俱

付廷尉獄並命絕食嚙臂啖之十三日死

蕭圓照傳

紀

將僭號妖怪不一內寢柏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

有六霍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祿花非佳事

蕭圓正傳

哀太子在賊中每不屈意左右問其故答

曰賊若未須見殺雖復陵傲呼叱其終不敢言若見

害時至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又問官今憂逼而神

貌怡然未喻此意曰吾自度死必在賊前何能以無

益之愁橫憂必死之命

哀太子大器傳

方諸鎮江夏以鮑

泉爲行事方諸年十五童心未革不恤軍政日與泉

捕酒爲樂賊將宋子仙襲之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

五色。眊。辨其鬚。子仙執之。貞惠世子方諸傳

六 補 蕭景仕齊為永甯令。政為百城。最太守。范述

榜郡門曰。諸縣有疑滯。可就永甯令決。景為南兗

州刺史。清恪有威。裁以上吳平侯景傳 蕭勵器度寬裕。左

右嘗將羹至胸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蕭勵傳

長沙王懿授中書令。都督軍事。勛高為茹法珍等所

憚。說東昏將加害長史徐曜。甫勸令西奔。懿曰。豈有

叛走中書令邪。長沙王懿傳 蕭業為湘州刺史。零陵舊

有二猛獸。為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見猛獸旁一人

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猛獸自斃。言訖不見。蕭業傳

鄧元起在蜀。聚斂金玉珍帛。為一室。名曰內藏。綺縠

錦罽。為一室。號曰外府。及蕭藻為刺史。以外府賜將

帥。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帝每稱其小字。歎曰。子

弟竝如迦葉。吾復何憂。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

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自遭家禍。布衣蒲席。不

食鮮禽。以上蕭藻傳 永陽王敷仕齊。為隨郡內史。前後

之政。莫及明帝。謂徐孝嗣曰。蕭隨郡。惟置酒。清言。而

路不拾遺。永陽王敷傳 臨川王宏侵魏。畏懦不敢進。馬

仙琕曰。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卻生一

寸。宏出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券。期訖

便驅券主奪其宅。故都下有數十邸。以上臨川王宏傳 正

德奔魏。初去之。始為詩一絕。納火籠中。即詠。竹火籠

南史識小錄卷九梁梁不室諸王別傳

曰楨幹屈曲盡蘭麝氛氲銷欲知懷炭日正是履冰

朝童謠云甯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正德

封臨賀王與子見理俱凶暴正德妹長樂主適陳

郡謝禧正德姦之燒主第縛一婢聲云主燒死仍與

主通呼為柳夫人黃門郎張準有一雉媒正德奪之

準於會集眾中罵曰張準雉媒非長樂主何可略奪

乃送還之以上蕭武化侯正信常執白團扇相東

王為題八字銘玩之正信不知嘲已終常搖握蕭正

安成王秀為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堅船以為齋

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令牢者給參佐下者

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南史識小錄卷九梁宗室諸王列傳至州聞前刺史取徵

士陶潛曾孫為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七

即日辟為西曹為郢州刺史夏口戰地多骸骨秀

於黃鶴樓下祭而埋之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左

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鴿齊帥請按其罪秀曰吾豈以

鳥傷人建安安成王尤好人物世以安重士

方之四豪秀薨立墓碑王僧孺陸倕劉孝綽裴子

野各製其文欲擇用之而成稱實錄遂四碑竝建上

安成王秀傳南平王蕭恪為雍州刺史

銅佛毀為錢後得惡疾南平王蕭恪為雍州刺史

年少未閑庶務委之羣下百姓每辭數處輸錢方

得聞徹賓客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四人竝

有蓄積人問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遂
達武帝帝接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以上蕭恪傳蕭恭

廣營第宅重齋步閣模寫宮殿除雍州刺史政績

有聲百姓請立碑詔許焉名為德政碑是夜聞數百

人大叫碑石明且視之碑涌起一尺以上蕭恭傳鄱陽

王恢為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陸路往來悉訂私馬

百姓患之恢市馬千疋付所訂之家須則發之初

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於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

忽夢還侍疾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有目疾有

道人慧龍得瘳眼術恢請之及至空中忽見聖僧及

慧龍下針豁然開朗以上鄱陽王恢傳始興王憺為荊州

刺史天監四年大旱憺祠於天井有巨蛇長二丈遷

祠壇俄而注雨去年州大水江溢隄壞親率將吏冒

雨築之雨甚水壯衆恐請避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

隄我獨何心以免乃刑白馬祭江神酌酒於流以身

為百姓請命言終而水退隄立辭訟者皆立待符

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憺徵還朝人歌

曰始興王人之爹徒我反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

乳我拜益州刺史舊守宰丞尉歲時乞丐躬歷邨

里百姓苦之憺停斷焉以上始興王憺傳蕭曄被簡文友

愛與新淪建安南浦竝預密宴號東宮四友蕭曄傳

昭明天子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曰

是阜衣何爲者曰廷尉官屬召視其書曰是皆可念
我得判否有司以統幼給之曰得其獄皆刑罪上統
皆署杖五十有司抱其獄不知所爲具言於帝帝笑
而從之 太子讀書數行竝下每遊宴祖道賦詩至

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 帝宏佛教太子亦

信三寶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爲法集之所 太子

性愛山水於元圃穿築亭館與朝士名素游其中嘗

泛舟後池侯軌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

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上疏曰吏一

呼門動爲人蠹 性仁恕見在宮禁防捉荆子者問

之云以清道驅人恐致痛使捉手板代之 母丁貴

嬪葬後有道士善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

申延乃爲蠟鷲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宮監鮑邈之

被疎密啓武帝帝遣檢掘得之誅道士由是太子慙

慨迄終 以上昭明太子統傳 豫章王綜於內齋布沙於地終

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里 又有勇力制及

奔馬掣殺駒犢 爲南兖州刺史辭訟隔簾理之出

行垂帷於輿每云惡人識其面也 綜奔魏不待志

嘗作聽鐘鳴悲落葉以巾志 葉下梁書有辭字 南

康王績七歲爲南徐州刺史主者有受貨洗改解書

長史不之覺績見而詰服之 績租秩悉寄天府薨

後少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 以上南康王績傳 邵陵

王綸子堅以例封侯性庸短嘗與所親書題云嗣王其人得書大駭執以見堅堅曰前言戲耳蕭堅傳趙

伯超揮刃謂蕭確曰我識君耳刀豈識君蕭確傳武

陵王紀僭號改年天正永豐侯撫曰昔桓元年號大

亨識者謂為二月了今日天正在文為一止其能久

乎史又云天正與蕭棟同名識者以為於天文為二各人正為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梁書云棟紀僭號

而滅元帝與紀書甚苦大智字也季月填暑聚

蚊成雷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罷

懽愉之日帝又為詩曰回首望荆門驚浪且雷奔

四鳥嗟長別三聲悲夜猿以上武陵王紀傳紀敗死絕紀

屬籍賜姓饗饗氏紀在蜀殖財用馬八千匹上足

南史識小錄卷九梁宗室諸王列傳

者置之內廐開寢殿以通之日落輒出步馬紀舉

兵東下有黃金百籩黃金一斤為籩餅百餅為籩銀五倍之其他錦

罽繒采稱是每戰則懸金帛以示將士終不賞賜

紀知事不濟歎吒天道惟牀聲聞於外以上蕭侯

景園臺城武帝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云若有眾生

應受諸苦行身代建平王大球年甫十歲謂母曰官

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眾生應獲

苦報悉大球代受建安王大球傳世子方等著論曰人生

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

足以怡形又曰吾嘗夢為魚因化為鳥方其夢也

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故魚鳥飛浮任其志

性吾之進退恆在掌握舉手懼觸搖足恐墮若使吾得與魚鳥同遊去人間如脫屣耳以上忠烈世

子方矩暉狎羣下好著微服嘗入朝公服中著碧絲布袴掘衣高元帝見之大怪慈懷太子

梁書補 普通中京師穀貴太子減膳改常膳為小食

哀冊文昼恪俄軒龍驂跼步儀天北峻麗景騰

光問安肅肅視膳恂恂誠金華玉璫元駟斑輪

隆家幹國優游方冊含明肴核膾膾充積儒墨

區分壯思泉流清章雲委望苑招賢華池愛客

託乘同舟連輿接席攜文撰藻飛飴汎醪簡辰請

日筮合龜貞幽挺夙啓元宮獻成以上昭明

臨川南史識小錄卷九梁宗室諸王列傳

王宏齊之末年避難與太妃異處每遣使參問起居

或謂逃難須密不宜往來宏銜淚答曰乃可無我此

此事不容暫廢臨川王安成王秀為荊州刺史立

學校招隱逆下教曰處士韓懷明韓望庾承先郭麻

竝脫落風塵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

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安成王

大旂少帛崇於魯衛磐石凝脂樹斯梁楚秀傳

解中臨郡蕭景高祖慶命旁流枝戚屬媿成被

任遇蕭景豫章王綜聽鐘鳴悲落葉辭聽鐘鳴當

知在帝城參差定難數慙亂百愁生去聲懸窈窕來

響急徘徊誰憐傳漏子辛苦建章臺昔明今愛各

東西譬如落葉不更齊凜凜孤鴈何所棲依依別鶴
夜半啼 雲悲海思徒拚抑 悲落葉連翩下重疊

人生譬如此零落不可持 悲落葉落葉何時還風

昔共根本無復一相關 以上豫章王綜傳 世祖與武陵王

紀書扣心飲膽 結壇待將褰帷納士 以上武陵王王紀傳

梁列傳

齊武帝布衣時見王茂歎曰茂先年少堂堂必為公

輔 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及見綸潔美如生輿出

尉吏俱行非禮 以上王茂傳 曹景宗好獵嘗與少年數

十人澤中逐麋鹿每衆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

中射之應弦輒斃 景宗援鍾離凱旋帝於華光殿

南史識小錄卷九梁宗室諸王列傳 十二

宴飲連旬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

平啟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

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惟

餘競病三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

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景宗

自恃好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

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

十人招弓弦作礮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麋數

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餐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

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

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

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邑邑使人氣盡以上曹景宗傳 席

闡文獻梁武玉裝刀帝報以金如意席闡文傳 夏侯詳

居喪哀毀廬墓三年嘗有三足雀來其廬夏侯詳傳

夏侯亶性儉率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

數人竝無被服姿容厚有容嘗隔簾奏之時謂簾為

夏侯妓衣夏侯亶傳 魚宏歷南譙府台竟陵太守嘗謂

人曰我為郡有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麋鹿盡田中

米穀盡村里人庶盡丈夫生如輕塵稊弱草白駒之

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

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第一時之驚絕 宏

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柏四面周巾無一有異通用銀

鏤金花壽福兩重為腳 宏為湘東王鎮西司馬述

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采菱作菱米飯宏度之後人

覓一菱不得又於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獼猴膊以為

脯以供酒食以上魚宏傳 吉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

擲博無禪褰露為儕輩所笑及平魯休烈得絹三萬

疋乃作百禪其外竝賜軍士不以入室 士瞻浚萬

人仗庫池得一金革鈎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

金鈎且公且侯士瞻娶夏侯詳兄女竊以與詳詳喜

佩之後果封侯以上吉士瞻傳 魏人困司州作伏道以決

壅水蔡道恭載土狃塞之蔡道恭傳 臨汝侯嘲羅研曰

卿蜀人好亂對曰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

上有百錢布被餽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
韓白按劍於後不能使一夫為盜也羅研淮水暴

長浮山堰壞奔流於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
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

頽詭狀不可勝名康絢昌義之所識不過十字昌義

傳之何敬容居權軸賓客輻湊有過張纘者纘輒拒

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纘讓尚書僕射表

曰不喜俗人與之共事蓋指何敬容也吳興吳規

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為賓客深相禮遇纘出鎮綸

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

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

南史纘小錄卷九梁列傳孺氣結而死規恨纘痛兒亦卒規妻深痛夫予翌日

又亡時人謂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以上張張

縮少與纘齊名湘東王釋嘗策之百事縮對缺其六

號為百六公張縮庾域母好鶴唳域在位營求汝

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域為巴西守魏人來襲域

固守城中糧盡將士皆齟草供食供食梁書無有離

心以上庾庾子興五歲讀孝經不置或曰此書文

句不多何用自苦答云孝德之本何謂不多子興

奉父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涪頂石高出二十丈

許及秋至則纘如見焉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子
輿部伍至此石猶不見遂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

退減安流南下及渡水復舊行人爲之語曰淫預如
悞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初發蜀有雙鶴巢舟

中及至又棲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

激切以上庾子真傳呂僧珍從父兄子先以販蔥爲業僧

珍爲兗州刺史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恩無

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蔥肆

耳僧珍每侍御坐屏氣鞠躬對果食未嘗舉箸因

醉後取一柑食武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

僧珍一夜忽頭痛壯熱及明而顙骨益大其骨法

蓋有異焉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

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

宅千萬買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

聞人少之不爲通強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發之乃

金錢也遂言於帝以爲衡州刺史以上呂大樂傳發

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

果遷御史中丞焉樂詩傳沈約幼孤貧篤志好學晝

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嘗遣滅油滅火而晝之

所讀夜輒誦之武帝命范雲與約同入議禪受事

約先期入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雲自外來不得入

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

手向左雲曰不乖所望約以書陳情於徐勉言已

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

南史識小錄卷九樂列傳十五

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

志。約嘗侍宴豫州獻粟徑寸半帝奇之與約共疏

所憶粟事多少約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

讓卽羞死。約撰四聲譜武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

捨曰天子聖哲是也。以上沈梁武令沈衆爲竹賦

賦成奏之帝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衆性

吝嗇每朝會中衣冠破裂或躬提冠履。監起太極

殿恆服布袍草履以麻繩爲帶又囊麥飯餽以噉之

陳書作又攜乾魚蔬菜飯獨噉之。以上沈衆傳沈攸之圍郢城逼范雲

送書入城內餉武陵王酒一石擯一頭餉長史柳世

隆鱸魚三十頭皆去其首。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

南史識小錄卷九 梁列傳

守范雲爲主簿王未之知後冠日登秦望山乃命雲

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

句讀之竝不得韻又皆大篆人皆不識乃夜取史記

讀之明日登山賓僚讀之皆茫然雲乃讀之如流子

良大悅以爲上賓。江祜求雲女婿姻酒酣巾箱中

取剪刀與雲曰且以爲聘雲笑受之及祜貴雲又因

酣謂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鵠今將軍化爲鳳凰荆布

之室理隔華盛因出剪刀還之祜更姻他族。以上范

范縝年二十九髮白。曄然乃作傷暮詩白髮咏以

自哂。竟陵王子良精信佛教而縝盛稱無佛王曰

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答曰人生如樹花同

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墮於茵席之上自有闌籬
墮落於糞溷之中墮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
官是也貴賤雖殊途因果竟在何處 退論其理

著神滅論以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
謝則神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神之於質猶利
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捨利無刀捨刀無利

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此論出朝野誼
譁子良使王融謂之曰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書

郎而故乖刺為此可復毀棄之縝大笑曰使范縝賣
論取官已至今僕矣何但中書郎邪以上范縝傳 沈約

高才博洽名亞董遷論 梁武夫軍發郢謀留守將
南史識小錄 卷九 梁列傳 七

上難其人久之顧韋叡曰棄驥驥而不乘焉遑遑而
更索即日以為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 叡都督眾

軍侵魏攻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
數百人叡欲擊之諸將皆曰不可叡指其節曰朝廷

授此非以為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
拔小峴 叡素贏每戰不嘗騎馬以板輿自載 武

帝詔叡援鍾離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
斬之 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

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 鍾
離城中知外有援於是人百其勇 叡乘素木輿執

白角如意以麾軍 郟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

景宗與徽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賄之景宗擲得雉徽
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其不尚勝
如是 欲被服必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

執竹如意以麾進止以上章 初放與吳郡張率皆

有側室懷孕因指為昏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

而率亡及放為北徐州有貴族請昏者放曰吾不失

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

能篤舊韋放 韋粲建議推司州刺史柳仲禮為大

都督鄴陽王範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帥眾赴都之

高自以年位高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已是州將何

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粲抗言於眾曰今同赴國難

南史議小錄 卷九 梁列傳

義在除賊所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邊疆為侯景所

憚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

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

去矣裴公朝之舊齒豈應復挾私以阻大計乃單舸

至之高營切讓之高曰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

是定議韋粲 陳武帝遣周文育襲韋載陳武舊兵

多善用弩載收得數十人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

兩中者死每發瓢中韋載 侯景之亂鼎兒昂於京

口戰死鼎負屍出寄於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

慟異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竊其之往視乃新棺

也因以充歛元帝聞之以為精誠所感 至德初鼎

盡貨田宅寓居僧寺毛彪問其故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爾

以上韋

裴邃作沒突艦以衝魏人長橋破魏軍

裴邃傳

裴

之橫少好賓游重氣俠不事產業其兄之高以其縱誕乃爲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歎曰大丈夫富貴

必作百幅被後爲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志

裴之

橫傳江淹獄中上建平王景素書昔者賤臣叩心

飛霜擊八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常欲結

纓伏劔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履影弔心

酸鼻痛骨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

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桂陽之役朝

南史識小錄卷九梁列傳

九

廷詔檄久之未就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

素能飲啖食鶩炙垂盡進酒數升文誥亦辦淹年

十三時孤貧常采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

將鬻以養母母曰此汝之休徵也汝才行如此豈

常貧賤也可留待得侍中著之淹晚節才思微退

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

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

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

遲謂曰餘此數尺旣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蹟

矣淹又嘗於冷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

有筆在卿處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

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以上江淹傳

任昉母裴氏嘗晝臥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

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有娠占者曰必生

才子從叔晷稱昉曰阿堆吾家千里駒也阿堆昉

小名昉父遙本性重檳榔以爲常餌臨終嘗求之

剖百許口不得佳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爲恨遂終身

不嘗檳榔昉遭繼母憂廬墓側哭泣之地草爲不

生梁武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若登

三事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

卿爲騎兵以帝善騎也霸府開以昉爲記室參軍昉

奉梁武牋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詭

南史識小錄卷九梁列傳

昉在義興兒妾食麥而已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

匹米五石至都無衣沈約遣帶衫迎之昉爲新安

太守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訟辭者就

路決焉昉卒之日唯有桃花米二十石遺言不許

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爲棺浣衣爲斂武帝聞昉

凶問方食西苑綠沈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昉嘗

欲營佛齋調楓香二石始入三斗便敕教長斷新

安郡有蜜嶺及楊梅舊爲太守所采昉卽時停絕

昉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爲病晚

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

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爲穿鑿於是有才盡之談昉

家雖貧聚書至數萬卷卒多異本卒後武帝使學士
賀縱共沈約勸其書曰官無者就其家抄之 王僧

孺謂助虛往實歸忘貧去吝行可以厲風俗義可以
厚人倫 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竝無術業墜其

家聲兄弟流離不能自振平生交舊莫有收卹西華
冬月著葛帔練羸按練字當是練字之誤 劉孝標逢之泣然曰

我為卿作計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 廣絕交
論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變於墳

窟 匠石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 范
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久 煙霏雨散 撫

絃微音燥濕變響 龍驤夔屈 雲飛雷薄 組織
南史識小錄卷九 梁列傳

仁義琢磨道德 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
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叔世人詭

狙詐颺起 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
利交興 若其勢均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錘

萬物吐嗽興雲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
疊其薰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

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磨抽腸
是曰勢交 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

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閤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貧繩
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見踊颯
沓鱗萃分鴈鷺之稻梁霑玉笋之餘漈援青松以示

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日賄交。陸大夫燕喜西都郭。有道人偷東國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辨。敘寒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指顧榮辱定於一言。於是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結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是日談交。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國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勿頸起於苦蓋。是日窮交。馳鶩之俗澆薄。之倫操權衡。執繼繼。衡所以揣其輕重。纏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纏。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泉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

南史誠下錄

卷九 梁列傳

三

一毛。若衡重鎗。銖銖纖微。剽撤雖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委蛇折支。砥持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偏僻。導其誠是日量交。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樂安任昉。早縮銀黃。夙昭人譽。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峙俊邁。聯衡許郭。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衣裳雲合。輜輶擊鞞。額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月堦者。壘跡。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草未宿。野絕動輪之賓。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岷絕。以上任

明傳

王僧孺五歲讀孝經。問授者曰。此書何

所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願常讀之 人有
餽僧孺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食
不容先嘗 任昉贈僧孺詩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
應影隨曩行今止 劉略班荻虞志荀錄嘉爾晨燈
惜余夜燭 僧孺爲南海太守外國舶物高涼生日
歲數至舊時州郡就買人市回而卽賣其利數倍僧
孺歎曰昔人爲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
者不在越裘竝無所取 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
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
是拜中丞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 沈約言譜籍事
昨日舅細今日便成士流武帝因令僧孺改定百家

南史識小錄卷九梁列傳

三

譜 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
刻一寸以此爲率蕭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
詩何難之有乃與邱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
滅則詩成 徐夤父榮祖位秘書監嘗有罪繫獄旦
日原之而髮皓白齊武問其故曰臣思愆於內而髮
變於外以上王僧孺傳 范岫幼孤事母以孝聞外祖顏延
之早相題目以爲中外之寶 范雲謂人曰諸君進
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 岫居
官以廉潔稱爲長城令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費
竟不改易在晉陵惟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以上
傳 傅昭十歲於朱雀航賣歷日袁顛見而奇之曰

此兒神情不凡。袁粲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昭器服率陋，身安麤糲，常插燭版牀，明帝聞之，賜漆盒燭槃。昭爲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且間，人鬼相觸。及昭至，有人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昭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舉論無所遺失。世稱爲學府。以上傳昭傳：范雲與孔休源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覩清顏，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此日。休源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登宅。後范雲命駕到少府，登以爲詣，已便拂筵，整帶備水陸之產，雲駐筇，命休源及南史識小錄卷九梁列傳。至命取其常膳，正有赤倉米飯，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至，必虛襟引接。休源除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訪前事，休源卽以所誦記隨機決斷，曾無疑滯。任昉嘗謂之爲孔獨誦。休源爲晉安王長史，王深相倚仗，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而預焉。休源監揚州事，神州都會，簿領殷繁，書決詞訟，夜覽墳籍。昭明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時人名休源爲兼天子。休源遺令薄葬，節荆薦蔬，菲。

而已。休源聚書七千卷，手自校練。以上孔休源傳江革

孤貧補國子生，舉高第。王融謝朓雅相欽重，朓嘗行

還過，候革時大寒，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

歎久之，乃脫其所著襦，并手割半氊與革，充臥具而

去。革爲征北記室參軍，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

別，苦求同行，乃以觀爲征北行參軍，時吳興沈約樂

安任昉與革書曰：比聞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

卿昆季，馭二龍於長途，騁驥驥於千里。革以正直

自居，不與典籤趙道智坐，道智還都，啟革墮事，好酒

革爲魏人所親，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令革作文

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

南史識小錄卷九梁列傳 三

明將加箠，扑革厲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

今日得死爲孝，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

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帝手敕革奉佛法曰：果

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時邪。革除武

陵王紀，長史門生故吏多在東閭，革應至，竝齋持緣

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篋。革

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唯乘臺所給一舸

舸，艚偏欹不能安臥，或請濟江徙重物以迓輕艚，革

旣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武陵王

出鎮江州，乃曰：我得江革，又革清貧，豈能一日忘之

當與其同飽。乃表革同行。革好獎進閭閻，爲後生

延譽以上江

江從簡年十七有文情作采荷調

書作

以刺何敬容爲當時所賞

江德藻傳

徐勉年六歲

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爲文見稱者宿宗人孝嗣歎曰此人中之驥必能致千里王融爲一時才儁特相慕悅請交於勉勉謂所親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褻衣裙融後果陷於法勉遷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掌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勉與門人夜集客有虞嵩求詹事五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天監初官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選簿奏之有詔施用南史識小錄卷九梁列傳

其制開九品爲十八班自是貪冒苟進者以財貨取通守道淪退者以貧寒見沒矣勉以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尙以速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三日而殮者以俟其生也頃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期日獨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槨以速爲榮屬纏纜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顧步媿燕雀之回翔傷情戚理莫此爲大勉上五禮表莫不綱羅經誥玉振金聲勉不營家產門人故舊從容致言勉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白致輜輶如其不才終爲他有勉戒其子崧書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聊於東田開營小園非存播藝以要

利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意謂此逆旅舍爾何

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高門甲第連

闔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為培塿之山

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

不存廣大吾經始多年麤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

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迴樹頗有臨眺之美孤

峯叢薄不無糾紛之異瀆中立饒荷菝菝菝梁書湖

裏殊富芰蓮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

案閒隙負杖躡履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

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

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

南史識小錄卷九梁列傳

三

園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滿庾盈箱爾之

幸遇普通末武帝自算擇後宮吳聲西曲女妓各

一部竝華少賚勉因此頗好聲酒以上徐勉傳許懋且

領師說晚而覆講坐下聽者凡數十百人江祜號

懋為經史詩懋以上許懋傳陳伯之年十三四好著獼皮

冠帶刺刀候鄰里稻熟偷刈之常為田主所見呵之

曰楚子莫動伯子曰君稻幸多取一擔何苦田主將

執之因拔刀而進曰楚子定何如田主反走徐擔稻

而歸伯之不識書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而已有

事典籤傳口語褚綯都下之薄行者頗造范雲雲

不好綯堅拒之綯怒謂所親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

悉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伯之反兵敗入魏臨川。

王宏命記室邱遲與伯之書。將軍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輅建節。奉疆場之任。

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暮春。

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園之旗鼓。

感生平於疇日。撫弦登埤。豈不愴恨。白環西獻。枯

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以上

陳伯之傳。陳暄嗜酒沈湎。誼謏差非度。其兄子秀憂

之。暄與秀書云。此好五十餘年老。而彌篤。惟吾與張

季舒耳。吾既寂寞當世。朽病殘年。若不日飲醕酒。復

欲安歸。吾嘗警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

南史識小錄

卷九 梁列傳

三

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

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飲不醉。美哉江公可

與共論酒矣。汝驚吾障馬。侍中之門陷池。武陵之

第。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

之神道。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甯

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速營糟邱。吾將老

焉。陳太康中。徐陵為吏部尚書。暄以玉帽簪插髻。

紅絲布裹頭。袍拂屣。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

不之識。命吏持之。暄徐步而去。暄在狎客中以俳

優自居。文章諧謔。語言不節。後主甚親昵之。後主

嘗倒懸暄於梁。臨之以刃。命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

援筆卽成不以爲病而傲弄轉甚後主搏艾爲帽

加於暄首火以燕之燃及於髮垂泣求哀聲聞於外

以上陳 蘭欽恆於市駟橐駝欽爲廣州刺史時

南安侯恬權行州事冀得卽真聞欽至嶺厚貨廚人

塗刀以毒削瓜進之欽及愛妾俱死以上蘭 賀道

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爲筮之曰此非死也

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而蘇賀瑒傳

賀革年二十始輟耒就文受業精力不怠有六尺方

牀思義未達橫臥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賀革傳

賀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楫閑

則習業琛每見武帝與語常移晷刻故省語曰上

南史識小錄卷九琛傳 琛上啓

殿下下有賀雅琛容止閒雅故時人呼之

事其三日今天下宰守皆尚貧殘罕有廉白以上賀琛傳

明山賓薦朱异表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

之色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

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遇采便發异除中

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集异武冠上時人咸謂蟬

珥之兆也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詳請斷頃委於

前异屬詞落紙覽爭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

之間諸事便了异起宅東陂窮乎美麗晚日未下

酣飲其中每迫曛黃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宅

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籥异好飲食極滋味聲色

之娛子鵞魚殿本考證鰓一本作鰓字書鰓音蘇與鰓同若鰓恐非佳品疑有訛字

不較於口雖朝謁車中必齋飴餌異輕傲朝賢不

避貴戚人或誨之昇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

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為蔑尤甚我是以先之

以上朱 昇傳 顧協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

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欲解襦衣

顧郎顧郎難衣食者顧協 徐摛為太子家令兼管

記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徐摛

尚徐陵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

誕陵沙門寶誌摩陵頂曰天上石麒麟也陵使魏

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

南史識小錄 卷九 梁列傳 三

之熱皆由徐常待來陵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

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陵為吏部

尚書宣示求官者書永定之時干戈未息白金難得

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員外常侍路上比肩

諮議參軍市中無數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既忝衡

流應須粉墨末句從四庫考證增陳書語 陵目有青時時人以

為聰慧之相以上徐 徐份九歲為夢賦陵見之謂

所親曰吾幼屬文亦不如此份性孝陵嘗疾篤份

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

然以上徐 份傳 徐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

前膳脩輒減損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

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訪知以遺母乃赦自
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 陳亡孝克

隨入長安家道壁立所生母病欲粳米爲粥不能常

辦母亡後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粳米者對而悲泣終

日不復食焉 以上徐孝克傳 鮑泉爲通直侍郎乘高幃車

從數十左右繖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

疑訪之從者答曰鮑通直承怪焉欲辱之遣副車問

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爲口實

王泉專征長沙久而不克元帝爲書責之曰面如冠

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喙 元帝以世子方

諸爲郢州刺史泉爲長史方諸使泉伏牀騎背爲馬

南史識小錄

卷九 梁列傳

三

鮑行卿好韻語及以中書舍人遷步兵謝帝曰作

舍人不免貧得五校實大較例皆如此 以上鮑泉傳 鮑

正爲湘東王五佐好交遊無日不適人人爲之語曰

無處不逢鳥噪無處不逢鮑佐 鮑客卿傳 王神念少善

射及老不衰嘗於武帝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馭

馬往來冠絕羣伍 楊華能作驚軍騎亦一時妙捷

華本名白花 楊白花少有勇力容貌瓌偉魏胡太

后逼幸之白花懼禍及父大眼死擁部曲載父屍改

名華來降太后追思不已爲作楊白花歌詞使宮人

晝夜連臂蹋蹄歌之聲甚悽斷 以上王承念傳 王僧辯言

辭辯捷器宇肅然雖射不穿札而有陵雲之氣 劉

敬躬於田間得白鯁化為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為神而禱之所請皆驗無賴者依之遂作亂

僧辯討侯景師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僧辯再拜告

天言訖風止遂泛安流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

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艦行甚迅捷以上王僧辯傳羊

侃以力聞魏帝嘗謂曰郎官謂卿為虎豈羊質虎皮

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抉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

珠劍侃以大通三年至建鄴累遷太子左衛率侍

中駕幸樂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稱成長

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駟令試

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

南史識小錄

卷九 梁列傳

三

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稍為折樹稍

帝又謂侃曰吾少時捉稍形勢似卿今失其舊體殊

覺不奇梁上又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侃即席上應

詔帝曰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左衛蘭欽同侍

宮宴詞色少驕侃於坐折之曰小子汝以銅鼓買朱

异作父韋絜作兒何敢無禮宦者張僧胤嘗候侃

侃曰我牀非閨人所坐竟不前之侯景以尖頂木

驢攻城矢石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

擲驢上焚之俄盡侃膂力絕人所用力至二十石

馬上用六石弓侃嘗於兗州堯廟躡壁直上至五

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

執以相擊悉皆破碎。侃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
爪長七寸。舞人張淨碗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
掌上舞。又有姬人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
簪。又敕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竝妙
盡奇。曲一時無對。侃赴衡州於兩艤解起。三閭通
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繡盛設屏帷女樂乘潮解
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陽
斐與侃在北同學有詔命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
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
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
醉醒。侃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
兩史識小錄卷九梁列傳

三五

艘所燔金帛不可勝算侃聞聊不挂意命酒不輟。上
羊侃。胡僧祐以所加鼓吹恆置齋中對之自娛或

出游亦以自隨人曰此是羽儀公名望隆重不宜若
此答曰我性愛之恆須見耳。胡僧祐傳任約退保西陽

徐文盛與侯景密通信使都無戰心後文盛下獄時
任約被擒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何不蚤降令我

至此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處得降。徐文盛傳
陰子春身服垢污腳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

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陰子春傳陰鏗嘗與客宴

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眾坐皆笑鏗曰吾儕
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陰鏗傳杜

疑旅力絕人所佩霜明朱弓四石餘力所用斑絲纏稍長二丈五敵人憚疑號為杜彪杜彪傳岳陽王督

盡誅諸杜宗族發其墳墓燒其骸骨灰而揚之并以

為漆腕杜岸傳王琳下吏帝使黃羅漢張載宣諭琳

軍載性刻為元帝所信荆門疾之如仇琳長史陸納

殺之抽其腸繫馬腳使繞而走王琳將張平宅乘

一艦每將戰勝艦則有聲如野猪故琳艦丁數皆以

野猪為名宋瑒與徐陵求琳首書身沒九泉頭行

萬里霑中雨袂痛可識之顏迴腸疾首切猶生之面

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

人瑒雖芻賤不使壽春城下惟傳報葛之人滄州

南史識小錄卷九梁列傳張彪敗走唯所養一

島生獨有悲田之客以上王琳傳

犬名黃倉在彪前後未曾離捨沈泰說陳文帝遣章

昭達領千兵購之彪眼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嚙一

人中喉死及彪被殺號叫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

墳冢既畢又俯伏冢間號叫不肯離彪謂妻楊呼

為鄉里曰我不忍鄉里落他處以上張彪傳斯樹女廈

落構豈一木所能支也論



